

論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



中共鞍山市委初級党校教研室編

論党的領導与群众路綫

中共鞍山市委初級党校教研室編

目 录

党的 領 导

一、党的領導的重要性	1
1. 党的領導是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根本原理	1
2. 党的領導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勝利的根本保証	4
二、党的性質決定了党的領導作用	12
1. 党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党是工人階級 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	12
2. 中國共產党是根據列寧建党原則建立起來的	39
三、党的組織原則和領導原則	44
1.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組織原則	44
2. 集體領導是党的領導最高原則	55
3. 党的團結和統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	63
四、怎样加强党的領導作用	72
1. 必須加強党的思想領導、政治領導和組織領導	72
2. 正確地貫澈党在企業中的領導制度	77

党的 群 众 路 線

一、什麼是党的群众路綫和貫澈执行群众路綫的重要意义	79
1. 什么是党的群众路綫	79
2. 貫澈执行党的群众路綫的重要意义	86
二、群众路綫的理論根據	90
三、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觀点	95
1.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觀點	95
2. 一切向人民群众負責的觀點	98
3. 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	102
4. 向人民群众學習的觀點	108

一、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1. 党的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

共产党人对于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怎样呢？

共产党人并不是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一个特别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与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并不提出什么特殊的原理来试图约束无产阶级运动。

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只在于：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斗争中，他们始终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反资产阶级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他们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

所以，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而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无产阶级群众优长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及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底最近目的是和其余一切无产阶级政党底最近目的一样：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得政权。

共产党人底理论原理丝毫也不是以某个世界改革家所臆想或发现出来的思想或原则为根据。

它们不过是现时进行着的阶级斗争真实关系底概括表现，现时在我眼前发生着的历史运动底表现。消灭先前存在过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什么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受到过经常的历史更替，都受到过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财产所有权，而代之以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

共产主义底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财产所有权，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

但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是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人对人的剥削上面的那种生产和占有方式底最后和最完备的表现。

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来表示：消灭私有财产权。

人家責備我們共产党人，說我們想要消灭人們亲自获得的，用本身劳动挣得的財产所有权，消灭这种构成任何个人自由、活动和独立地位基础的財产所有权。

……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集中一切生产工具于国家手中，即集中于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並尽量迅速地增殖生产力总量。

要做到这一步，起初当然必须採取向私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暴力干涉的手段，即採取許多在經濟上似不充分和似嫌脆弱，但在运动进程中却会超出其本身范围，并且是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办法。

当在发展进程中，阶级差别归于消灭，而全部生产都已集中于由各个分子结合成的一个协会手中时，公众的权力就失去其政治的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乃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强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借实现革命来把自己变成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资格运用强力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消灭这种生产关系时也就会把阶级对立状态存在的条件以及一般阶级存在的条件一并消灭，因而也就会把它自己这个阶级底统治一并消灭。

代替那存在有阶级以及阶级对立性的资产阶级旧社会而起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大家自由发展条件的协会。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四九年八月版，第48至59页）

……无产阶级在它进行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自己组织成为独立政党以与一切由有产阶级建立的旧政党相对立时，

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达到这一革命的终极目的——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在进行经济斗争中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团结，同样应该成为它在反对剥削者政治权力的斗争中的横杆。

既然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垄断势力，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就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责任。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365页)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来说，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一版，第833页)

即要革命，就要有一个列宁、斯大林式的革命党。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按照马、恩、列、斯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只是在有了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榜样的时候，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和发展了新式的革命党。自从有这样的革命党，世界革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以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给“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杂志纪念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特号所写的论文，1948年11月17日)

中国人找到馬克思主义，是經過俄国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砲响，給我們送来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觀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問題。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結論。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毛泽东：“論人民民主专政”，解放社一九五〇年版，第5頁）

……我們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結晶。……

（毛泽东：“論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一版，第1117頁）

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之下贏得革命，贏得国家政权，而革命的胜利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又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开拓无限广阔的道路。……

（“關於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

2. 党的領導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胜利的根本保証

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党，就是教育无产阶级底先鋒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並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導並組織新制度，使它在一切被剥削劳动者不要資产阶级並反对資产阶级而建設自己社会生活事业中，能做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导师，領導者和領袖。……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182頁）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資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最坚决的和最革命的形式。这样的斗争，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最革命的先鋒队领导本阶级的压倒的多数跟着自己走时，才能胜利。因此，对无产阶级专政之准备，不但需要解釋每一种改良主义以及一切拥护保存生产手段私人

佔有制的民主制之資產階級性質，不但要求揭露那在实际上等于在工人运动內部为資產階級实行辯護的这种傾向之表現，而且要求在一切无产阶级的組織里面，不但在政治的組織里面，而且在职工会的、合作社的、教育的及其它的組織里面，以共产主义者去代替旧的領袖。……

（宇列：“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基本任务提綱”，“列宁文集”第六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第一版，第238頁）

但是，为了能起領導作用，工人階級就必須組織成一个独立的政党。那时工人階級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就不会害怕自己的暫時同盟者“社会人士”的任何叛变和出卖行为了。当这些“社会人士”一旦背叛了民主事业时，工人階級就会用自己的力量引导这个事业前进；而这个独立的政党將給工人階級以担当这种事业所必需的力量。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24至25頁）

……党史首先教导說，无产阶级革命底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勝利，沒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沒有这样一个不受机会主义沾染，对妥协者和投降主义者取毫不調和态度，对資產階級及其国家政权持革命态度的政党是不可能的。

党史教导說，把无产阶级弄到沒有这样一个政党的地位，就是把无产阶级弄到沒有革命領導的地位，而把无产阶级弄到沒有革命领导的地位，就是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遭到失敗。

党史教导說，西歐式的那些普通社会民主党是不能成为这样的政党的，因为他們是在国内和平条件下教育出来，尾隨于机会主义者之后，一味希望“社会改良”而害怕社会革命的。

党史教导說，只有新式的党，馬列主义的党，主張社会革命的党，才能成为这样的政党，因为只有它才能准备无产阶级去和資產階級决战，並組織无产阶级革命底胜利。这样的政党在苏联就是布尔什維克党。

“在革命前的时期，——斯大林同志說，——在多少是和平发展的时期，第二国际各党是在工人运动中佔统治的力量，而国会的斗争

形式，算是基本的斗争形式，——在这种条件下，党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它后来在公开革命战斗条件下所具有的那种严重和决定的意义。考茨基反对他人攻击第二国际而替第二国际辩护时說道：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底工具，而不是战争底工具，所以它們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底革命发动时期，就表明自己无力採取什么严重办法。这是完全对的。而这是說明什么呢？这就是說明：第二国际各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是不适用的，它們並不是无产阶级底战斗党，不是引导工人去夺取政权的党，而是迁就于国会选举和国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正是因此，所以在第二国际底机会主义者佔統治的时期，无产阶级底基本政治組織並不是党，而是国会党团。大家知道：事实上，党在这时期只是国会党团底附属品和服役者。显然用不着証明：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党領導下，当然是談不到什么准备无产阶级去革命的。

可是，新时期一到来，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新时期是阶级公开冲突时期，无产阶级底革命发动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直接准备力量去推翻帝国主义，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无产阶级面前提出种种新的任务：要按新的革命的軌范去改造全部党工作，要用爭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精神教育工人，要准备和提上后备力量，要與邻国无产者联盟，要與殖民地和依賴国解放运动建立坚固的联系，以及其他等等。如果以为这些新任务可用那些在国会制度和平条件下教育出来的老旧社会民主党力量来解决，那就是自陷于絕望的境地，自陷于必不可免的失敗。担负有这样的任务而以老旧的党为领导，那就会陷于完全解除武装的境地。显然用不着証明：无产阶级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形的。

因此，就需要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很勇敢，足以引导无产者去爭取政权；这个党要很有經驗，足以託清革命环境底复杂条件；这个党要很机敏，足以繞过所有一切横在前进途中的暗礁。

沒有这样的党，便根本不要想去推翻帝国主义，不要想去爭得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新的党就是列宁主义底党”（斯大林，列宁主义問題，第六二至六三頁）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
外文书籍出版局印行，一九四九年莫斯科，第431至433页)

……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一版，第622页）

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正正十八年。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一版，第623页）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棄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是在新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战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则做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领导这个革命战争的惟有共产党，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

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长

岁月中，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期内考验过因此选中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

.....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而且继续领导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这个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第一版，第182至183页）

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等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一版，第1122页）

我们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们有许多宝贵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恩、列、斯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层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主要的經驗。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基本的胜利。.....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單行本，解放社一九五〇年版，第19頁）

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因為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個革命歷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勝利了。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國家的任何別的階級，都不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達到勝利。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曾經多次領導過革命，都失敗了，就是明証。

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是我們的主要綱領。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單行本，解放社一九五〇年版，第17至20頁）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熱烈鼓掌）……

（毛澤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詞”，1954年9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頁）

我們的黨現在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加團結，更加鞏固了。（熱烈鼓掌）我們的黨已經成了團結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核心力量。（熱烈鼓掌）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1956年9月15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7頁）

我們已經說過，在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中不可能沒有無產階

級專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經過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來实现的。……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人民出版社版，第61頁）

党的正确的领导是一切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胜利的保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必须成为各级政府的领导核心。在过去几年中，党的领导力量主要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今后也还必须繼續注意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从现在起，已經可以而且必须集中更大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設方面了。各级党委必須象領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样，把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坚决地领导起来，把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坚决地领导起来。在党外和党内存在着的那种認為党不能领导建設事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錯誤倾向，必须彻底纠正。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版，第34頁）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設的工作中，也有极少数同志曾經企图削弱党的领导作用。他們把党对于国家各方面工作的方針政策的领导問題同单纯技术方面的問題混淆起来，他們認為党对于这些工作的技术业务还是外行，因而就不应当领导这些工作，而他們則可以独断专行。我們批判了这种錯誤的觀點。……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人民出版社版，第62頁）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鋒队，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經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兩次偉大胜利。在建設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同样必須有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建設社会主义，就是要用工人阶级的世界觀来改造社会。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方針就是要领导全中国人民建成沒有剥削、沒有阶级的繁荣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中国人民历来所憧憬的大同世

界。难道除了共产党以外，还有别的党派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这样伟大的理想吗？有些右派分子把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说成是什么“党天下”，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事实上，正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广大人民才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来建设新的生活。北京工人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就是工人阶级的天下，就是人民的天下”。这是对于这种“党天下”的叫嚣的最好的回答。所谓“党天下”的说法，也就是把共产党当成一个脱离群众与群众对立的宗派，所以有些右派分子又说，共产党就是宗派主义的根子，这是完全违反事实的谰言。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反对宗派主义的，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共产党都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而才形成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57年6月26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人民出版社版，第44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这种领导地位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呢？发生的变化，就是党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了，党的领导作用已经普及和深入到全国的各个地区，同全国六亿人口结成了广泛血肉的联系。而这也正是我们的国家可以实现空前没有的团结和统一，我们的国家的各方面工作可以获得空前未有的迅速发展的基本保证。……共产党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不但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是任何其他党派和其他政治组织所不能代替的。……

（“党不能发号施令吗？”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

办好人民公社的根本问题是加强党的领导。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实行政治挂帅，才能在干部和社员中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和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某些人认为有了公社就可以不要党，就可以实行所谓“党社合一”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版，第27页）

中国共产党同全国人民在一起，經過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戰爭，在一九四九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統治，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農聯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党領導人民群众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內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並且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中取得了偉大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版，第5頁)

……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涉及到全国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中国共产党是这一次革命斗争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

……共产党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力量，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最可靠的支柱，……

(“反右派斗争是對於每一个党员的重大考驗”，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論)

二、党的性質決定了党的領導作用

1.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工人阶级的 阶级組織的最高形式

馬尔托夫草案第一項底“思想”是不能为我所“喜欢”的，因为他的草案中根本就沒有过后来在代表大会上出現的那种思想。是他記錯了呵。我僥倖在紙堆中找到了馬尔托夫底草案，那里“第一項是叙述得恰巧不合他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条文一样”哩！你看这是怎样的“坦白面孔”呵！

馬尔托夫草案中的第一項条文是：“凡承認党綱，并在党机关(sic!)监督和指导下为实现党任务而积极工作者，皆得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我的草案中的第一項条文是：“凡承認党綱，并以物质办法和亲

自参加党内某一个組織的办法来帮助党者，皆得为党员”。

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並由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項条文是：“凡承認黨綱，用物质办法帮助党，并在党内某一个組織指导下經常亲自援助党者，皆得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从这一对照中可以明白看出，馬尔托夫底草案中根本沒有什么思想，而只有空洞文句。至于說党员应在党机关监督和指导下进行工作，这是自不待言的，这是只能如此的，只有爱說空話，爱用无限多的空洞的廢話和官僚主义的（就是說，为了事业是不需要的，只有为了裝飾門面才似乎是需要的）公式来充斥“章程”的人，才会来贅述这点。第一項底思想只有在提出如下一个問題时才会出現：党机关在事实上是否能对那些不加入党内任何一个組織的党员实行指导呢。这样的思想在馬尔托夫同志底草案中是連踪跡也沒有的。所以我也就不能够知道馬尔托夫同志“对于这个問題”的“观点”，因为馬尔托夫同志底草案中对于这个問題根本就沒有过什么观点。……

現在，經過这一切事变之后，党章第一項条文問題已經具有了莫大的意义，所以我們應該确切認識代表大会上表决这项时派別分立底性质，同时还應該确切認識——这点更重要得无比——早在討論党章第一項时就已經暴露或已开始暴露出来的各种观点色彩底真属性质。現在，当讀者所熟知的种种事变已經发生后，問題已經是这样提法：究竟是馬尔托夫获得阿克雪里罗得拥护的条文，正如我在党代表大会上所說的那样（見第三三三頁）表明他的（或他們的）不稳定性、动摇性和政治模糊性，或如普列汉諾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見同盟記录第一〇二以及其他各頁）表明他（或他們）倾向于饒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我获得普列汉諾夫拥护的条文表明我在集中制問題上持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独断独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錯誤观点呢？是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呢？——現在，当小分歧已变成为大分歧的时候，問題就是这样提法了。而我們切實討論那些贊成我的条文和反对我的条文的理由时所应当注意到的，正是事变所强加于我們大家的——甚至可以說（如果听起来不是觉得有点誇大的話）是由历史行程决定的——这种問題提法。

我們且从分析代表大会的討論來开始解剖这些理由吧。第一个演詞，即叶哥罗夫同志底演詞之所以有趣，只是因为他的态度（nonquiet，我还不明白，我还不知道真理何在）很可表明当时难于訟清一个确实是新的問題，頗为复杂而精細的問題的許多代表們底态度。隨后一个演詞，即阿克雪里罗得底演詞，却立刻就原則地提出了問題。这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发表的第一个原則性的，其实甚至根本就是他在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发表的一个演詞，而且很难說他拿那个鼎鼎大名的“教授”做例来作的开场白是很妥当的。“我認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說，——我們必須分清党和組織这两个概念。而这里却有人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这种混淆是危險的”。这就是用来反对我那个条文的第一个理由。請你們仔細看看这个理由吧。如果我說，党应当是組織底总和（並且不是什么簡單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那末，这是否是說我把党和組織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呢？当然不是。我只是以此来十分明确表明自己的愿望，自己的要求，要身为阶级先鋒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組織的，要它只容納至少是能接受最低限度組織性的份子。反之，我的論敵却把有組織的份子和无組織的份子，接受领导的份子和不接受领导的份子，先进的份子和落后得不可救药的份子——因为落后得尚可救药的份子是能加入組織的——混淆在党内。这样的混淆才真正是危險的哩。随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援引“从前那些十分秘密集中的組織”（“土地與自由”党和“民意”党）

⊖ “組織”一語底通常用法有两种含义，即广义和狭义。按其狭义說，它是意味着人类集体，至少是具有最低限度确定形式的人类集体中的一些細胞。按其广义說，它是这种細胞团结为一个整体的总和。例如，海軍，陸軍，國家，即是許多組織（按此語底狭义來說）所构成的总和，同时又是社会組織（按此語底广义說）中的一种組織。教育主管机关是一个組織（按此語底广义說），同时教育主管机关又是由許多組織（按此語底狭义說）組成的。同样，党也是一个組織，且应当是一个組織（按此語底广义說）；但同时党又应当是由許多各不相同的組織（按此語底狭义說）組成的。所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說要分清党和組織这两个概念时，第一，他沒有注意到組織一語底广义和狭义之間的这种差別；第二，他竟沒有覺察到他是把有組織的份子和无組織的份子混为一談了。